

大鳴往二樓望去，齊爸抱著睡眼惺忪的小珮，迅速往下走。
門被越打越用力。

齊爸將小珮放於沙發上，隨後順手抓起一旁花瓶，眼睛睜得跟漫畫人物一樣大。

「爸，你要幹嘛？」

「噓……」

此時，大鳴望向電視螢幕，發現攝影機此時正拍著自己家門。

是一個女人的背影，用力打著門。

大鳴正想阻止，卻已經來不及了。

齊爸用力打開門，將花瓶高高舉起——

01 · 缺牙

「後來呢、後來呢？」

啾啾一顆大頭竄入人堆，搶先問道。

「唉，結果是警車將我媽送去醫院，下回我爸皮就繃緊一點。」

「你媽爲什麼不出聲哪？」另一個聲音又問。

「她說，她很怕叫了我們的名字，歹徒就更有機會綁架我們全家了！」

「好奇怪，如果被挾持，名字保密，就會比較安全嗎？」

「誰知道。」

大鳴站了起來，同學們像瞬倒的骨牌，往外退。

「可是我看新聞直播，後來還是沒找到通緝犯耶。」

「那不是更好嗎？以後齊大鳴又可以繼續當明星，被大家追蹤關注了！」

大鳴狠狠瞪向說出這句話的方向，他是邱耀文，自從七年級跟大鳴因爲掃地區域的事發生衝突，就老是找他麻煩。

也因爲齊爸這麼一個漫畫家身分，老是引來「哇！你爸是漫畫家？」和「誰啊？沒聽過。」這組前熱後冷的句子，大鳴聽久了，倒也看得開。

邱耀文例外。

這個微胖的男孩，就像哆啦 A 夢裡技安（或許再瘦一點）和阿福的綜合體，跟他同班，有如被爸挑中畫進《壓力顆男》裡受苦受難。

套句國語課李老師說的：「日復一日都是人間煉獄唷！」

算了！李老師那種怪腔怪調大鳴也學不來。

說到《壓力顆男》，大鳴再怎麼不想跟這四個字扯上關係，好歹也靠它博得了不少注意，自然課分組，總有幾個書迷同學主動邀請大鳴同組，使他不致於落單。

「欸，大鳴啊！這期畫刊出來了，是不是幫我簽個名？」

最新一期的吉吉畫刊被摔上桌面。

啪一聲，不大不小。

大鳴抬眼一看，果不其然，又是邱耀文來挑釁。

大鳴反瞪一眼。

「幹嘛啊？你家房子上了電視，你爸的大作又上了畫刊，不找你簽要找誰簽啊？」

酸溜溜的，檸檬口味。

大鳴深吸口氣，忘記是誰告訴他的，退一步，海闊天空。

他偷瞄一下錶，還有一分鐘才上課，照理說，去趟廁所還來得及。

想到這裡，他猛猛站了起來。

「欸！你去哪啊？」

大鳴快速走出教室，鐘聲追著他的腳步響起。

就是這麼不巧，李老師那副黑框眼鏡和小鬍子迎面而來。

「大鳴，上課了你要去哪裡？」

大鳴不想解釋，頭也不回。

「齊大鳴！」

李老師一聲喝止，大鳴不禁停下腳步。

「老師跟你講話，不會吭一聲嗎？」

緊抿著嘴，大鳴可以想像邱耀文那一張幸災樂禍的嘴，蓄勢又要說些什麼。

「老師，齊大鳴他爸漫畫又出刊了，他壓力很大，要出去演一下顆男！」

邱耀文話一出口，大鳴終於忍不住，拔腿衝回教室，往邱耀文身上撲去——



跟邱耀文那個王八蛋發生衝突也不是一次兩次，李老師當然犯不著動不動家庭訪問，對大鳴來說，比較麻煩的是聯絡簿上簽名。

管他的，要簽的時候再說吧！

太陽很大，大鳴汗流浹背，他瞄瞄手腕，錶裡頭唯一會動的那支長針，依舊像隻慢吞吞的長頸鹿。

爲什麼不是烏龜而是長頸鹿？

因爲長針就是一根長長的黃色脖子啊！仔細一看，長頸鹿還翻著白眼呢！

至於短針呢，是隻永遠追不到獵物的獅子。

可能真被獅子所驚嚇，十二個數字，有一顆已經逃掉很久。3。剝落的3，確定是逃掉的，因爲屍體沒掉在錶裡，大鳴拿放大鏡對著錶仔細找過，真的沒有。

它怎麼跑出來的？

大鳴知道爸爸一定回答不了。

這樣也好，常常，他乾脆當作短針不會抵達下午三點，長針不會經過15分，那這段被偷走的時間，就是他自己獨有的。

做一些偷雞摸狗的事，也不會被發現。

唉。

他重重吐出口氣，看到幾隻貓在津津樹上穿梭著，優哉游哉的，他就更生

氣了，爲什麼下午的樹影從不落在路面上呢？

抬眼一看，到了到了，總算看到屋頂了！

雖然那是別人家的屋頂……

方阿姨，一個鼻子尖尖、外表比「阿姨」這個稱呼要稍微年長一點的獨居婦人，近在隔壁，屋頂卻硬比別人高出一個頭，大鳴盡量不把那又高又尖的屋頂跟方阿姨高傲的模樣放進同一個畫面裡。偏偏，兩樣東西就是常一塊冒出來，而方阿姨那張對自家每片瓷磚、每株花草如數家珍的嘴，又常讓大鳴巴不得一陣狂風吹過來，好讓方阿姨及早進屋做防颱準備。

果然，到家門時，他看到方阿姨正盯著地上一塊瓦片發愁——說仔細點，一堆碎瓦片。

不用說，瓦片是她家屋頂的。上回險險趨近看，發現上面有「魚鳥」的圖案，魚鳥？簡單說，就是魚頭加上一雙翅膀，兩種都是貓的美食，「難怪黃紋貓喜歡賴在方阿姨家的屋頂。」大鳴曾對妹妹小珮說。

但這次，大鳴加快腳步，想儘速握住門把。

「欸，大鳴！」

失敗了。

本想快速開溜的腳步，就這樣，凍結住了。

大鳴雙臂維持一種擺動的雕像姿勢，「原封不動」轉過來面對方阿姨，臉上多了一抹笑。

「大鳴，昨天真的好驚險，你家之前都沒注意風吹草動？」

「妳是說通緝犯嗎？」

「對呀！還沒抓到耶，我們每天在這裡進進出出，你說可不可怕？」

「別擔心啦！通緝犯也有長腳，他知道警察注意到他的行蹤，也知道要轉移陣地的！」

「轉移陣地？」方阿姨小題大作的打了個哆嗦，「會不會從別人家跑來我家啊！」

大鳴旋旋眼珠，打算進門。

「你有沒有看到那幾隻貓？」方阿姨叫住他，語氣就像抓緊機會吐出最後一個問題。

大鳴腦內匆匆晃過前幾天瞬間閃過廚房窗戶的那條黃尾巴。

「我……」他支吾著，「很久沒看到了。」

方阿姨咳了一聲，旋旋眼珠子，幾隻貓疑犯的大頭照在她腦內轉哪轉：「應該說，那隻黃紋貓。」

「黃紋貓……」大鳴點點頭，驚魂甫定地覆誦一遍方阿姨的話。

他本想在這三個字中間加兩個逗號，讓「黃紋貓」這稱呼聽起來更像一個名字，但面對方阿姨，不論你怎麼小心翼翼都會失敗——特別是在三個字中間加兩個逗號。

「這些貓，神不知鬼不覺的，有時我躺在門口等，想餵牠，一個不小心睡著，醒來，飼料盤都空了。」

大鳴視線隨著這句話投落在廊階的飼料盤和躺椅，再仰高頭，看到方家屋簷，缺了顆牙。

這次缺的牙比較靠近中間，是門牙。

「你們家都沒在屋頂放飼料？」

大鳴搖搖頭。心想，方阿姨在有意無意炫耀自家閣樓打開窗就摸得到屋頂的獨特設計。「我們社區沒幾戶人家這麼方便了。」還記得她說過。

「那社區規定的飼料你們家都放哪裡？」方阿姨加重強調了社區規定四個字。

「這……都放窗戶旁邊啊！」大鳴急了。

「二樓嗎？」她伸長脖子。

「後陽台。」

「里長不是說要放屋頂嗎？」

「我爸很忙，爬不上去。」

「唉，像你爸這樣一直畫畫畫……也不是辦法。」

大鳴低下頭。

「說真的，賺得了幾個錢嗎？還是多畫個幾幅，就增加一步登天的機會。」話完，不知怎麼，方阿姨停了一下，似決定放過大鳴，又像準備出新招。

「下禮拜哪！我女兒要回來，看到屋簷缺了一片瓦，又要嘮叨了，你也知道，她一直不放心我老人家一個人住。」

在方阿姨說出老人家這字眼的瞬間，大鳴直覺她已丟出下個話題的鉤子——

「方阿姨，我要趕快進去了。我爸等等要出門，看不到我，他又要碎碎念了！」

丟下話，大鳴開了門，就往二樓衝去。

絆了一下又站好，他迅速抓出飼料盤，匆匆倒滿，再打開後陽台的門，將飼料擺上露台。

「哇，都沒吃啊？」

大鳴循聲望去，方阿姨脖子伸得比錶裡的長頸鹿還要長。

她怎麼速度那麼快？

「呃……大概不好吃吧！」

「我跟你說要買什麼牌子的貓食——」方阿姨滿嘴蓄勢待發的珠珠砲砲。

「大鳴！」是爸的聲音。

大鳴鬆下一口氣：「方阿姨，我爸叫我了，下次再跟妳請教！」

身體一縮，大鳴忽感渾身痠痛，大概剛剛不小心被某字某句給偷襲了。

「大鳴！」爸又喊了一聲。

三步併兩步，大鳴來到爸畫室旁邊停住。

不知怎麼，昨天爸拿花瓶往媽頭上奮力砸去的畫面又來到了眼前，害得大鳴得耗些力氣將笑憋住。

「你剛剛在跟方阿姨聊什麼？」

怎料爸從另邊廁所走出來，讓大鳴嚇了一跳。

「沒有『聊』啦！她的屋頂，牙齒掉了。」

「牙齒掉了？」

「就……缺一角嘛！」

「是你跟揪揪拿石頭丟的？」爸舉起手上的馬桶刷，斥責語氣已未審先判來到他嘴邊。

「不是啦！是那隻黃紋貓啦！」大鳴火了，皺起眉頭，朝房間走去，書包這才從肩上滑了下來。

房門虛掩著，大鳴並沒有用力關上，或上鎖。

方便聲音出入。已經有好久，他和爸，都是透過這五公分左右的寬度，來交接吃飯、外出、繳費，家中大小瑣事。

看看月曆，這兩天《吉吉畫刊》的「壓力顆男」快截稿了，大鳴心中牢騷忍住，少影響爸好了。省得到時爸趕不出來，自己又遭魚池之殃。

「大鳴。」爸走到門邊。

他側頭「無聲地」看了爸一下。

「這錢，去美術社幫爸買顏料，要ㄉㄚ、黃色，康老闆說已經進貨了。」爸停了一下，「我要去你媽那邊接你妹妹，晚點會買吃的回來。」

爸話一完，就只剩大鳴豎起耳朵，等待一連串噪音窸窣窸窣直到結束在大門砰一下關上的份兒了。

確認爸離開後，大鳴抓起鈔票，走出房間，挑戰性瞪了畫室門一眼，瞪完口好渴，他下樓，走到廚房，準備倒水。

突然，他看見黃紋貓出現在窗戶旁邊，兩隻大眼睛，無辜地瞪著他看。

不知這樣形容正確嗎？既然無辜，怎麼會是「瞪」呢？

大鳴傻了。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傻，可能少有機會這樣靜靜看著黃紋貓，時間凝固了。印象中，黃紋貓比灰貓、黑貓更少出現在窗邊，也更易受驚嚇，動作敏捷俐落得不去演《美國隊長》簡直太可惜。

好奇怪，黃色，應該比黑色跟灰色還要易於親近才對。

想到這裡，黃紋貓早不見蹤影。

像陣煙，迅速得大鳴懷疑剛剛牠有否出現過。

大鳴揉揉眼睛，想到屋頂，想到稍早他跟方阿姨匆匆塘塞的那一句「我爸很忙，爬不上去」，他又笑了，很忙跟爬不上去，兩者到底有什麼關聯啊？

他回到後陽台，看看飼料盤，原本又尖又滿的飼料凹了一塊，一顆飼料掉在盤外，方方圓圓的。

莫名有成就感，大鳴準備出門。他心想，等一下回家，飼料應該會變更少。

02 · 哈哈大笑

當康老闆將兩種顏料往他推過去時，大鳴愣了。

「我爸說ㄉㄚ、黃色。」